

# 南海十三郎

關平



南海十三郎是上一代粵劇界的傳奇人物，他創作力強，是個多產編劇家，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編寫超過百齣粵劇劇目，還攝製導演過好幾部粵劇電影。他本名江譽鏐，是前清末翰林江孔殷震公的兒子。

江孔殷是晚清最後一屆科舉進士，曾進翰林院，故又被稱為江太史。江孔殷由翰林院辭官後歸粵，居住廣州，以廣東地方士紳名流身份活躍，與友儕名人文章詩酒唱酬，互相呼應，民國後曾出任英美煙草公司經理，並自己經營農場，取名蘭齋，供應自己家居食用的蔬菜、水果和禽畜，因家廚用料精細，烹調獨特茶式宴賓賓客，儼然廣州粵菜一代美食領袖人物。到百多年後的今天，香港仍然有酒樓食肆以模仿江家菜式作招徠，如太史蛇羹、太史田雞、太史豆腐，都聲稱師承江家造法，可見其家族的烹飪出眾，美譽深入民間。

南海十三郎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息影，結束粵劇的編劇生涯，上世紀五十年代移居香港後，因患上精神病流落灣仔街頭，曾幾番被人送往精神病院治療，成為本港娛樂圈的閒話資料，也增加了他生平傳聞的傳奇色彩。

香港名話劇編導杜國威把南海十三郎一生傳奇編成話劇《南海十三郎》，上世紀九十年代搬上舞台，並拍成電影，至今還間中在港演出，並曾在北京、上海等內地城市上演，廣受歡迎，也開了近年來粵語話劇在廣東以外城市上演的先河。香港一般觀眾市民對南海十三郎的認識，我認為與這齣話劇的廣受歡迎不無關係。不過，話劇《南海十三郎》少不免為了劇情需要，人物情節上加入藝術性的誇張，以增加舞台劇演出時的吸引力及娛樂性，不能作人物正史看待。

本港學者朱少璋幾番努力，把南海十三郎在上世紀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期間，在《工商晚報》連載的專欄文章鉤沉，作了一定校訂註釋，編成一書三冊——《小蘭齋雜記》和《浮生浪墨》為副題，交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無疑是喜歡多認識和了解南海十三郎讀者的佳作。

本書文章可分為三大部分：一是作者對參與粵劇工作的回憶，尤其是他編劇活躍期間的創作背景。因他曾在香港接受英語教育，不少劇本是參考歐美電影和文學作品，改編成為受歡迎的粵劇新劇目，這點未見其他研究粵劇文章提到；作者又對粵劇的編劇立場鮮明，如強調劇目的教化功能，拒絕通俗愛情故事，也不屑改編傳統劇目，怪不得他

雖然參與的編劇甚多，流傳下來繼續演出的粵劇卻少見，比較多觀眾認識的，大概只有《六月雪》、《燕歸人未歸》等寥寥幾齣。書中文章不乏他與演出編寫劇目的大老倌如薛覺先、馬師曾、陳錦棠、關德興的交往和個人逸事，這些都是獨家資料，罕見其他資料提及；不少讀者會特別關注他與另一粵劇編劇名家唐濂生的關係，如唐濂生曾否跟他學習拜他為師，這段師徒關係未見唐氏提過，但本書中作者卻數次話及。二是有關作者個人的生平經歷。如他的生母未入江家家門已經逝世；又如他曾在香港上學，並在香港大學修讀醫科，這解釋了他編寫的粵劇深受西方戲劇小說影響的原因，亦道出粵劇會受西方戲劇影響一頁，這點鮮見其他粵劇研究者提及；其後他因在北京唸書的女友患病，離港北上，流落上海，中斷學業，才正式加入粵劇界；又他在抗戰期間遠赴粵北，留在勞軍粵劇學校執教，夥拍關德興從事粵劇宣傳抗日工作，在粵劇界是又一少見提及的異數；又他在五十年代後遷居香港，患上精神病接受治療的一些個人遭遇和經歷，也是少見的可貴材料。三是他對當時香港社會時事，和內地政局事態的一些個人感受和看法，我覺得這部分文章主要是反映作者的心態，也是當時不少文化界人士的想法，不過見解並非獨特，可說要之無甚高論。



◀《小蘭齋雜記(全三冊)》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網絡圖片

不過，如果讀者希望通過閱讀本書，了解昔日廣州江孔殷江太史家鐘鳴鼎食的熱鬧情況，可能失望。江孔殷家境最盛時期，大概是南海十三郎出生前後。他十多歲時被送往學校寄宿，其中好幾年隻身在港，應未有機會參與家中宴會。抗戰勝利後江家已經家道中落，蘭齋農場因戰亂荒廢，太史第再無清末民初時期盛況。所以文章只是間中談及江家的飲食心得。

正如江孔殷的孫女，南海十三郎侄女，

已故香港著名食譜作家江獻珠在作品《蘭齋舊事與南海十三郎》中言，她童年雖然在日本侵華香港淪陷前後曾與江孔殷共同生活幾年，但當時適逢戰亂，物資缺乏，很難維持江家的顯赫生活。她對江孔殷江太史家的飲食心得的認識，也只是主要聽長輩轉述。

南海十三郎成長時期起便一直離家外寓，所以文章少談江太史家的飲食，如有話及，恐怕也只能作如是觀。

# 小雪之美

李丹崖



又到小雪，昨夜西風凋碧樹，今早雪花舞。雪天，無疑是詩意扎堆的時光，就連朋友圈裏的售賣廣告也有了詩意：小雪來，怎不給你的「小雪」買一件貼身小貂皮？

雪天，無疑是遍地文青俯拾即是。早上，從城門樓拎着一籠包子出來，總覺得自己拎的應該是芝麻糊、黑、白，多麼強烈的對比，讓人想起某位詩人的句子：拉磨，一定要用黑驢，白麵白，黑驢黑，磨盤轉動，就是中國山水。

電視廣告說，下雨天和巧克力最配。什麼邏輯，潮膩膩，黏糊糊，不得自在。還是雪天，乾爽潔白，有一種雷厲風行的爽利感，也有一種你是你、我是我，狹義兩相知的江湖氣息。下雪天，和古城才最配，飛簷翹角，青磚黛瓦，黑漆木門，穿鮮衣，不必騎怒馬，走在老街深處，何必撐傘，俯仰之間，都是風景。

雪，是最好的開胃風景。我不知道您有沒有這樣的感覺，每下雪，必感到飢腸轆轆，這時候，從打銅巷買一隻銅火鍋，取出去年自製的木炭，涮去歲月的風霜，也吃出融融的親呢。

雪天，是天空的美意，也是上帝打翻了調色盤，滿世界皆白。雪是古典的，我們只要看一看窗外的古建築



▲冬日初雪景致

即知，古建落雪，好比女子化了妝、施了粉，分外俏麗可人。這時候，在故鄉謙城的謙望樓喝茶，臨窗遠眺，感受「謙郡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觀稼臺」的意境；在華祖庵練五禽戲，感知雪花之外，有一朵朵曼陀羅在飄落；在花戲樓念唱白，想像風雪漁樵，陝西商人冒雪自過河登岸……那些歷史深處的雪，穿越千年，猶在今夜白。

雪天，也深藏着大地的囑託。雪天不約，錯過許多，約三五知己，去泡一場溫泉。也可以拍一張溫泉和雪景，發給異鄉的文友，告訴他，即便深處皖北，我也一樣感受江南園林的雪意。雪飛，泉暖，這是來自大地母體的溫度，浸潤全身，汗津津，再伸手去接雪，雪花好似嬌羞的孩童，笑着躲你。泡完了溫泉，去映月樓小酌幾杯，把溫泉的暖延續更久，促膝暢談，把酒言歡後，披衣出門，無邊的寒冷都對你退避三舍了。

如此說來，下雪天和泡溫泉最配了。然後，滿城樓觀玉闌干，偶雪聽茶讀經典。小雪寒，炭火暖，青燈黃卷，羨煞神仙。

雪花，是被狂風吹散的上帝的目光，青睞的目光。灑落在城市、村莊、田野，世界的運氣都要更新一輪。

溫泉，是被托舉而出的大地的關懷，溫暖備至。暖身，養心，顧情，一切的糟糕和不順都被淘洗殆盡。走，看雪去……



二〇一六年十月初，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張為群老師賜告，十一月十七日晚上將舉辦一次文化沙龍，邀請八十八歲高齡的聲樂家江樺女士擔任主講，講題為「怎樣欣賞聲樂」，問我是否有興趣參加。張老師說，江樺女士前幾年罹患過癌症，但現在還是很精神，能自己開車，更經常去游泳，能邀得她主講，實在因緣殊勝。我對江樺女士慕名已久，一直無緣見面，因此不假思索便答應敬陪末席。據我所知，江樺女士原名江文瓏，祖籍蘇州，生於鄭州，成長於上海。一九四九年來港，一九五〇年代是長城音樂的當家花旦。一九五七年赴意大利學習聲樂，是第一位在歐洲主演歌劇的華人女高音。大半個世紀以來，江樺女士培養聲樂人才無數，不僅眾多歌手出自她門下，業師何文匯教授也曾受教於她。再者，江樺女士的兄長江濟梁先生，是我的中學音樂老師；中學母校的管弦樂團、合唱團數十年來在校際音樂比賽及國際競賽中屢獲佳績，濟梁老師居功至偉。回想起濟梁老師的好，更促使我參加這次沙龍，一睹江樺女士的風采。

沙龍當晚，在主持人李孝悌教授的介紹下，身穿粉紫色套裝的江樺女士翩然登場，儀態端莊矜雅，言談生動可親。江樺女士開宗明義談道，聲樂不同於樂器，不能買樂器、依賴工具，而是要靠自己來製造優美的聲線。作為一個合格的歌者，必須懂得如何聽音準、打拍子、咬字，以及怎樣處理歌曲、表達感情。她指出，與平時講話不同，歌唱時要知道怎樣運用丹田與橫膈膜。而歌曲可分為兩個組件，由不同器官來負責：鼻腔負責聲音共鳴，嘴唇負責咬字唱歌詞。而演唱時，自己得分飾兩角，一邊演唱，一邊抽離觀察、提點自己。

與國語、英文相比，粵語講話時動作較小、口腔位置較低，而美聲卻非常注重頭腔共鳴，所謂「Above cheek bone」。因此，以粵語為母語的歌者，務必學習善用頭腔、橫膈膜，丹田尤應多用。好的聲音不會扁平而生硬，是圓潤而飽滿的聲音，有共鳴、有振動、會前進，聲音有生命，一如水是有波浪的。每種語言都有元音，而元音就是歌聲所憑依的關鍵。開口大的

# 二八華年暮未遲

陳煒舜

——記江樺女士城大文化沙龍

元音如[a]、中元音如英文的[ɔ]、[e]及法文的[œ]、開口小的如[i]、[u]等，各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口腔就像房間，每個元音好像一個人，每人都要容納在相應的房間中。無論人的高矮肥瘦如何，務必房高於人，將人全部容納。唱高音時處理大元音，喉嚨要打開，有撐起耳洞的感覺。即使處理中小元音，嘴唇沒有很閉，但喉嚨還是要打開，打個比喻就像高跟鞋，前端不必高，而後端必須高。如此一來，那個「房間」才夠容納得下相應的「人」。常人都有兩個轉聲區（passaggio），當旋律跨過轉聲區時，聲音由於轉換而可能變得扁平。這時，即使是低音，也要擺高位置，當它是高一點的音來唱，就舉重若輕了。

就歌唱而言，每種語言都自有其特色。如中文的尖圓音對立（如平舌的四、子和麪舌的十、知）和前後鼻音差異（如前而後的琴、陳和後而深的情、程）等必須分明。英文多輔音尾音（如put、need、love、farm），不能吃掉，輔音尾音應與後文聯誼（legato），舉例而言，像「Time is over」，很多人唱歌時會把「is」的「s」吃掉，其實必須唱成「Time is- sover」，才能正腔圓。德文的輔音特別多，尤其是「ch」音，如「Ich liebe dich」（我愛你），可謂「嘻嘻哈哈」之感。法文的小舌音「r」不好唸，有學聲樂者向一般法國人請教，此音都會有送氣的成分，如常聽到的「Vivre la France」（法蘭西萬歲），就是如此。可是唱歌卻不同，「r」如果像平常講話般送氣，就會漏氣，聲音可能站不穩了。相比之下，意大利文的「r」音更重，如「Roma」（羅馬），有滾動的感覺。漢語中沒有此音，我們從小沒有機會練習，多半不懂得如何發出這個音。如有機會，嘗試舌頭兩邊收緊、輕掃上顎，發意大利文單詞「Tre」（數字三），久而久之會漸入佳境的。總而言之，有很多人雖然天賦好嗓子，卻不應以此為滿足，必須好好練習各種語言的發音。正如選美參賽者，必須美貌與智慧並重，如果徒有天賦美貌，而沒有後天的努力學習，那是肯定不夠的。

聲樂與其他種類的音樂不同之處，在於聲樂作品有歌詞，而其他種類的作品沒有。歌者演繹時，不能死記硬背，必須了解歌詞的意思，才能全情投入。表演時，要進入大膽而忘我的境界，淡定而不能心急。不必害怕觀眾，因為他們是來欣賞你

美好的一面，不是來尋釁挑錯的。因此上台時絕對不能緊張，要緩解這種緊張的心情，可以表演前先站穩腳跟，一方面讓觀眾看看你的髮型、衣着，一方面也讓自己定定神。演唱時毋須望觀眾，直望遠方投入自己的想像便可；一旦與觀眾有太多眼神接觸，恐怕會恍神了。唱完後不要馬上走，要大方接受觀眾的掌聲，好好謝幕就是與觀眾的最佳互動，等掌聲退潮時再行離開不遲。

學習聲樂，當然趁年輕學為佳，一來聲帶沒有老化而富於彈性，二來記憶力好。像歌劇的歌詞篇幅龐大，與其死記，不如多練習，熟悉了自然會記牢。歌劇舞台上也會有提場（小型舞台一人，大型舞台兩人，都躲在舞台高出處的背影），當演員忘詞時進行幫助，但決不能倚賴他們，還是要靠自己努力。進而言之，歌者不僅要熟記自己的歌詞，還要知道對手的歌詞乃至整體的旋律，這樣演出才能滴水不漏。當然，如果只是學習練聲，則任何年齡開始都為時不晚。

聲音的練習與保養，因人而異。練習時間應該多久？要依據個人體質來拿捏，適中就好。江樺女士直到最近十月還有登台演出，但平時卻並未天天練習，但因為天天上課，依然起到了練習的功效。不過她笑言，教育、帶引學生應該以鼓勵為主、好言相勸，當老師的想一想自己曾經付出了多少歲月與努力，就不應該過於指責剛起步的學生了。至於聲帶的保養關鍵，則在於平時不要講太多話、更不要太大聲講話，以免聲帶受到損傷。食物方面，雖然有人有嗜辣、嗜冷的習慣，但帶有刺激性者還是少碰為妙。

演講告一段落後，江樺女士耐心解答了不少觀眾的問題。其門人也先後獻唱〈康定情歌〉、〈茶山情歌〉、〈Si, mi chiamano Mimi〉、〈O Mio Babbino Caro〉、〈Nessun dorma〉、〈Mon cœur s'ouvre à ta voix〉等名曲，最後由四位女弟子合唱歌劇《蝴蝶夫人》詠嘆調〈Un bel di, vedremo〉，結束了這晚的活動。謹謝七律一首以誌：

音容笑貌憶吾師。二八華年暮未遲。含露一新清唱曲，過雲依舊舊荔枝。猶傷國變流離處，亦喜園開桃李時。往事都如黑龍水，晨昏不捨動遙思。

# 慘被剪裁的蕭邦肖像

王加



如今，懸掛於羅浮宮的蕭邦肖像就是德拉克洛瓦這幅雙人肖像中的局部。然而，被裁掉的喬治·桑部分又在哪兒呢？這幅能夠證明二人當時戀情的大師名作究竟緣何被裁剪呢？

一八六三年八月十三日，德拉克洛瓦與世長辭。他在留下的長篇遺囑中指定：他畫

室中的所有物品，除去那些已經確定贈送者的，其餘全部拍賣。在他的遺物中，拋開已完成的油畫作品，還留有海量的習作、草圖、水彩和素描手稿。其中便有這幅雙人肖像。畫作直至他去世始終保存在他的畫室中，並未贈予二人中的任何一位，其緣由至今不得而知。哪曾想，這場於一八六四年轟動一時，持續了整整兩周的遺產拍賣竟竟成了這幅雙人肖像畫的「末日」。作品在易主後很快被切割成兩張單獨的肖像。而被裁掉的原

因則更加令人唏噓：並非是出於蕭邦和喬治·桑家屬的干涉，竟是源於易主後的藏家貪婪地認為，裁剪之後的畫作在變成兩幅後能賣出更高的價錢！切割使得這幅作品的畫幅損失慘重，尤以蕭邦的部分損失最大，只留下了頭部肖像，剩餘彈琴的部分包括鋼琴悉數被裁掉。相比之下，喬治·桑的部分則萬幸地僅有少量的剪裁。如今，這幅德拉克洛瓦紀念二人戀情的名作正如二人的處境結局一般相隔千里之外：蕭邦的肖像陳列在巴黎

羅浮宮的法國繪畫德拉克洛瓦展區內，而喬治·桑的部分則收藏在丹麥奧德羅普格博物館中。

蕭邦會對德拉克洛瓦這樣評價喬治·桑：「她的感情，奔放起來不可抑制，但事情一過，很快就扔到腦後了……她對於她的朋友們所責備她的種種事情，從不感到於心有愧。」畢竟朝夕相處過十年，蕭邦看透了自己的前女友。喬治·桑為蕭邦留下的情傷至死都未能癒合，而在「鋼琴詩人」英年早逝

之後，喬治·桑燒毀了與蕭邦所有的往來書信，以至於我們今天根本無法通過蕭邦的親筆信去深入研究二人的情感糾葛。也許是她不願再觸碰這段會全情投入的愛戀，抑或如蕭邦所言她早已將這些往事拋在腦後。無論如何，這幅由德拉克洛瓦因二人愛情而創作，卻因易主後賣家的貪婪而分割的雙人肖像畫，如今「分道揚鑣，再也不見」的結局，或許陰差陽錯地成為了最合適的歸宿吧。

(下)